



Travesuras de la niña mala

Travesuras de la niña mala

坏女孩的恶作剧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尹承东 译

mu/c

Travesuras de la niña mala



坏女孩的恶作剧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尹承东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坏女孩的恶作剧/(秘)略萨著;尹承东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611-5

I. ①坏… II. ①略… ②尹… III. ①长篇小说—秘鲁—现代
IV. ①I7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5321 号

TRAVESURAS DE LA NIÑA MALA

据 Punto de Lectura 2007 版译出

Copyright © MARIO VARGAS LLOSA, 197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99 Cultural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594

责任编辑:乔 亮

特约策划:陶媛媛

封面设计:汪佳诗

坏女孩的恶作剧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尹承东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305,000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611-5/I·4463 定价:45.00 元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致中国读者的来信

亲爱的朋友们：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你们写这封短信。说真话，我从来没想到我写的故事能到达如此遥远的地方，亦即从我儿时起似乎就构成我梦境中一部分的国家，也是我心目中非现实景物组成部分的国家，就如同我在历险故事中读到的那许多奇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一样。现在我知道了，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非常强大的国家。在她的众多的人口中，有一些读者与我共同分享我在我的小说中创作的那个神奇的世界，这对我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写我的故事和长篇小说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补偿。

从非常年轻的时候起，由于阅读给予我的极大乐趣，我就渴望成为一个作家。我总是说，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事情就是学会了阅读。因为，由于阅读，读者的生活会倍加充实，得到极大的丰富，得到种种没有让我们眼花缭乱、进入我们记忆中的小说的帮助绝对不会得到的体验。我之所以渴望成为作家，其目的向来是为了要把我一生中那些伟大而可爱的朋友让我感受到的激奋，通过我创作的故事，尽可能多地传达给读者；而那些伟大而可爱的朋友本身就是我读过的最佳作品。文学是一种世界语言。尽管读者在时代、地点、信仰和语言上千差万别，但文学在他们中间确立的却是人类的团结、感情的纽带、共同的

愿望和情感的交融，以及相互的声援。而这一切表明，在全人类的心灵深处，他们之间存在的是亲近。此乃我希望我的著作带给我的中国读者的信息：友谊、理解和兄弟之情。

向诸位和每一位致亲切的问候！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二〇一〇年四月三十日于马德里

献给 X,

纪念英雄的时代

目录

第一章	智利小姑娘	001
第二章	游击队员	019
第三章	新潮伦敦的赛马画师	081
第四章	销魂城堡的“译员”	131
第五章	不会说话的小男孩	179
第六章	防波堤的建设者阿基米德	255
第七章	拉瓦皮耶斯的马塞利亚	297
附：略萨访谈录		
	我想探讨一种脱离浪漫主义神话的爱情	341
	译后记	353

第一章 智利小姑娘

那是一个奇妙的夏天。佩雷斯·普拉多带着他的十二位乐师组成的乐队来为米拉弗洛雷斯露天咖啡馆俱乐部和利马草地网球俱乐部举办的狂欢节舞会助兴，在阿乔广场上组织了一次曼博舞全国冠军赛。尽管利马大主教、红衣主教胡安·瓜尔韦托·格瓦拉威胁要把所有参加舞会的男女全部逐出教会，那次冠军赛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米拉弗洛雷斯的迭戈·费雷、胡安·凡宁和哥伦布三条大街组成的阿莱格雷区，也就是我的区，同圣马丁区举办了室内足球、自行车、田径和游泳项目的小型奥林匹克运动会。当然，我们赢了。

那个一九五〇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些不平常的事情。科希诺瓦·拉尼亚斯第一次追上了一个姑娘——红头发的塞米纳乌埃尔。这个姑娘迎着米拉弗洛雷斯惊讶的目光答应了他的求爱。于是科希诺瓦忘记了自己的瘸腿，从那时起，他走在大街上昂首挺胸，仿佛自己是一位名叫查尔斯·阿特拉斯的意大利健美师和体育家。蒂克·狄拉班特和伊尔塞分手，爱上了劳丽塔；维克多·奥赫达爱上了伊尔塞，

跟因赫掰了；胡安·巴雷托恋上了因赫，跟伊尔塞断绝了关系。区里的感情生活屡屡进行分化重组，简直弄得我们摸不着头脑。恋爱关系三天两头地破裂和修复，从周六的舞会上出来时，一对对情侣并不总是进去时的那对组合。“太不像话了！”我姑妈阿尔韦塔愤愤地说。从我父母过世后，我一直跟这位姑妈住在一起。

米拉弗洛雷斯的海水浴场有两次波浪破碎浪花飞溅。第一次是在远离海滩二百米的地方。我们这些勇敢的小孩子毫无畏惧地一直下到那儿，然后让海浪拖着我们往回漂，当把我们拖回大约一百米的地方时，这道浪便逐渐消失，继而，海水又在潇洒的起伏翻滚中形成一道新的波浪，这道新的波浪在第二次震耳欲聋的轰轰隆隆声中同样破碎，把我们冲到浪谷之中，直至把我们缓缓推到海滩的碎石边。

那个夏天真是美妙极了，在米拉弗洛雷斯的舞会上，没有人再跳华尔兹、科里多、布鲁斯、博莱罗和瓦拉查斯舞，因为曼博舞横扫了一切，独占了舞场。曼博舞像一场地震，在这个区的舞会上，让所有青少年男女和成年男女又扭又跳，又蹦又闹，变化着各种舞步，开心极了。而且，在米拉弗洛雷斯以外的地方肯定也同样如此，哪怕是距米拉弗洛雷斯很远的城区，比如林塞、布雷尼亚、乔里约斯，或者是更具异国情调的利马中心拉维多利亞区、里马克区和波韦尼尔区。我们米拉弗洛雷斯人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区，而且也从来没有想过一定要到那儿去。

就这样，我们从跳华尔兹舞和瓦拉查斯舞、桑巴舞和波尔卡舞，转到了去跳曼博舞；也从滑冰和玩踏板车转向了骑自行车。有些人，比如塔托·蒙赫和托尼·埃斯佩霍，则去玩摩托；甚至有一两个人去玩汽车，比如作为区里鹤立鸡群的人物的卢钦，有时会把他爸爸的折篷雪佛兰轿车偷开出来，带我们沿着防波堤去兜风，从露天咖啡馆一直

开到阿尔芒达里茨峡谷，车速每小时高达上百公里。

但是，那个夏天最引人注目的事情还是两姊妹从她们遥远的国家智利来到米拉弗洛雷斯。她们艳丽夺目地登场，说话时语速很快，把单词最后的音节吃掉，并且在句子的结尾发出像嘘声一般的感叹。她们的出现让我们所有刚刚脱下短裤换上长裤的米拉弗洛雷斯人都转身注视她们。而我比别人尤甚。

两姊妹中，妹妹像是姐姐，而姐姐则像是妹妹。姐姐名叫莉莉，比露西矮一点儿，她比露西长一岁。莉莉至多大约有十四五岁，露西大约十三四岁。艳丽夺目这个形容词好像就是为她们发明的，至今仍然如此。露西不像她的姐姐那样艳丽夺目，这不仅是因为她的头发没有姐姐那么金黄，那么长，穿着比姐姐简朴，而且因为她比姐姐寡言少语，跳舞的时候，尽管也变化着各种动作，大胆地扭动腰肢——没有一个米拉弗洛雷斯女子敢这样做——但她似乎是个庄重拘谨的女孩，跟她的姐姐相比，几乎可说平淡无味。当放好唱片、高亢的曼博舞曲响起来时，我们便开始跳舞。那时，莉莉旋转得简直像个陀螺，像风中的烈火，又像夜间的磷火。

莉莉的舞步轻捷潇洒，姿势极为优美，脸上挂着微笑，嘴里哼着舞曲的歌词；她架起胳膊，露出小腿，扭动着腰部和肩膀，她那整个纤小的身躯在裙子以及衬衫的多种曲线塑造中，似乎全身都在动情，都在颤抖，从发梢到脚底都在舞蹈。不管谁跟她跳曼博舞，都难以跟她配合得好到让她称心如意，因为她的腿脚如此疯狂地旋转跳动，舞伴岂能不乱脚步？这不可能！舞伴从一开始就落后于她的节奏，他心中也十分清楚，全场的舞者都在注视着莉莉的曼博舞。“怎么是这样的女孩子呀！”我姑妈生气地说，“跳起舞来就像墨西哥舞女通戈莱莱，也像墨西哥电影里的伦巴舞女。”“嗯，我们不要忘了她是智利女孩，”她

自我附和道，“那个国家的女人的强项可不是美德。”

我像不满一周岁的小牛犊一样爱上了莉莉，那是最浪漫的恋爱方式，可说爱得如胶似漆。在那个难忘的夏天，我向她表白过三次。第一次是在里卡多·帕尔玛电影院的高层座位上，这座电影院位于米拉弗洛雷斯的中心公园里。那时在看礼拜天的早场电影，她拒绝了我，说她还年幼，不应该恋爱。第二次是在那个夏天揭幕的萨拉萨尔公园下面的滑冰场上，她又拒绝了我，说需要考虑一下，理由是尽管她有点喜欢我，但她的父母要求她在读完中学四年级之前不能恋爱，而现在她还在读三年级。最后一次是在一场大吵大闹的几天前我们在拉尔科林荫道的美味奶油点心铺喝香草牛奶时，自然，她再次拒绝了我。干嘛她一定要说答应我呢？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已经像恋人了吗？做游戏的时候，玛尔塔也在场，每次不都是我们两配对吗？在米拉弗洛雷斯的海滨我们坐在一起吗？在舞会上，她跟我跳舞的次数不是比跟任何人都多吗？那么，既然整个米拉弗洛雷斯都认为我们已经是恋人，她何必还要正式表态呢？靠她那模特似的外貌，乌溜溜而狡黠的双目和饱满丰润的小口，她已经是一个风姿秀逸的女人了。

“你的一切我都喜欢，”我对她说，“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你的说话方式。”由于语调和音乐性，她的讲话方式诙谐而奇特，与秘鲁女人讲话截然不同；她还用一些词语、格言、俏皮话和谚语，把我们区里的人弄得云里雾里，晕头转向，大家都在猜她的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隐藏着某种嘲弄讥讽。莉莉总是双关语不离口，还说些谜语似的话让人猜，或者讲些露骨的色情笑话，弄得区里的女孩子面红耳赤。“这些智利女孩子太可怕了！”我姑妈阿尔韦塔谴责道，像学校的教师那样把眼镜摘下来又戴上，戴上又摘下来，她担心这两个外来的女孩子会让米拉弗洛雷斯的道德崩溃。

五十年代初，米拉弗洛雷斯还没有高楼大厦，是一个矮小的平房区，最高的建筑也就两层；但是有花园，花园里必不可少地种着天竺葵、柠檬树、月桂树、九重葛；有草地和花坛，花坛上爬满了忍冬或常春藤；在那儿，居民们坐在摇椅上聊着天、闻着茉莉花的芳香，等待夜幕的降临。在某些公园里长着带刺的、开满浅红和玫瑰红花的木棉树；在清洁笔直的小径旁，长着矮小的达老玉兰树、美洲蓝花楹和桑树；跟园中的鲜花一样，德奥诺弗里奥的冷饮小贩的流动小黄车也是公园的一道风景线。那些小贩统一穿着白色的防尘衫，戴着小黑帽，白天黑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里，用一只海螺号告知他们的到来。我听到那海螺号缓慢的嚎叫声，就像听到了野蛮人的嚎叫声，不禁引起我对史前的回忆。在米拉弗洛雷斯还可以听到鸟叫声。在那儿，姑娘一到出嫁的年龄，家里人就要去砍松树，否则的话，可怜的姑娘就会同我的姑妈阿尔韦塔一样嫁不出去变成老处女。

莉莉从来不答应我的求爱，但是，事实上，除了这种礼节之外，我们在各方面都已经像恋人了。在里卡多·帕尔玛电影院、埃尔莱乌罗电影院、埃尔蒙特卡洛电影院和埃尔科里纳电影院看早场电影时，我们都是手拉着手。尽管不能说我们在黑暗中的座位上像其他老恋人那样抛出了全盘计划——这套计划的全部内容包括从普通的接吻到舌头相互吮吸的挑逗和带有邪念的抚摸（这最后一项到了第一个周五就必须作为不可饶恕的罪过向牧师忏悔了）——可莉莉让我吻她，吻她的面颊，吻她的嘴角，吻她的耳朵周围；有时候，瞬间，她的双唇也会接触我的双唇，但马上她又做一个情节剧的鬼脸分开来：“不，不，不，这可不行，小瘦猴。”区里的朋友嘲笑我说：“你天生是个小牛犊，瘦猴；你的脸色苍白，瘦猴；自作多情，一厢情愿，瘦猴。”他们从不叫我的名字里卡多·索莫库尔西奥，总是叫我的外号。他们的话一点也

不夸张：我的确痴痴地爱上了莉莉。

为了她，那个夏天，我跟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卢金干了一架。有一次，区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在哥伦布大街和迭戈·费雷大街街角的洛斯卡尔塔纳公园聚会，卢金要显摆自己，突然滑稽地说那两个智利姑娘是故作风雅，其实她们的头发不是金黄的，而是用充氧水染过的。于是在米拉弗洛雷斯，人们开始背着我称她们为蟑螂。我对着卢金的下巴一拳打了过去，他躲开了；我们又到悬崖下拉雷塞尔瓦防波堤拐角处厮打了一阵，以解决分歧，从此两个人一整个礼拜都没有说话，直到隔一个礼拜的舞会上，区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才言归于好。

莉莉每天下午都喜欢到萨拉萨尔公园那个拐角去。那儿长满了棕榈树、木曼陀罗和牵牛花，从低矮的红砖墙上，我们眺望整个利马海湾，就像船长从指挥塔上观望大海一样。如果是晴天——我发誓，那个夏天总是万里无云，每天都是艳阳高照，万道光芒闪耀在米拉弗洛雷斯上空——远远地，可以看到在大洋尽头水天相连的地方，一轮大圆盘似的红日如同燃烧一般喷射着亮光，徐徐地沉进太平洋的水中。莉莉的小脸如此聚精会神，其热诚不亚于中午十二点去中心公园教区的弥撒上受圣餐。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火红火红的大球，等待着大海把它最后一道光线吞没的时刻到来，此时提出自己的愿望，让天体或上帝把它变为现实。我也提出自己的一个愿望，但对于那愿望是否能变为现实，我却半信半疑。自然，那愿望总是同一个：她最终答应我的求爱，我们成为恋人，可以随便亲热；我们相爱，成为情人，结婚，最后到巴黎去过美满幸福的日子。

从我记事起，我就梦想住到巴黎去。这也许是我爸爸的过错，也许是保罗·费瓦尔、儒勒·凡尔纳、亚历山大·小仲马和其他许多法国作家的那些著作的过错。在我爸爸因车祸去世将我变为孤儿之前，

他要我读这些书。那些小说让我的脑子里充满了惊险奇遇，使我确信在法国生活是最丰富、最愉快、最美好的，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过得潇洒幸福。因此，除了我在秘鲁—北美学院的英文课程，我让我的姑妈在威尔逊大道的法国联盟学校为我注册，我每周三次去那里学法国佬的语言。尽管我很喜欢跟我区里的小哥儿们玩，但我还是埋头苦读很用功，所以成绩很好，语言把我迷住了。

当我手中的小钱允许的时候，我就请莉莉到布兰卡小店里去喝茶——当时还不时兴请吃便餐。那家小店的正面墙粉刷得雪白，人行道旁的遮阳篷下摆着小桌子，在那儿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点心：夹心饼干、用杏仁胡桃糊做的白心美味螺状蛋糕、糖果以及蘸糖奶油卷。这家小店位于拉尔科林荫道、阿雷基帕林荫道和里卡多·帕尔玛林荫道的交汇处，林荫道两旁是高高的无花果树。

跟莉莉去布兰卡小店吃点冷饮或糕点那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但是这种幸福快乐的事，唉，几乎总是由于她妹妹露西的在场而让人扫兴。每次出门，我必须得带上这个丫头。露西拉得一手好手风琴，可是她的出现破坏了我的计划，妨碍我单独跟莉莉交谈，没办法把那些梦想在耳边用悄悄话说给她的美好事情传达给她。但是，尽管由于露西的在场，我们的交谈不得不避免某些话题，但是跟莉莉在一起，看着她每次摇头的时候秀发是怎样的飘舞，看着她那双深蜜色的狡黠的眼睛，听着她那种与众不同的讲话方式，以及偶尔隐约看到由于她的疏忽从低胸紧身衬衫中暴露出来的两个已经开始发育的小乳房，还是令人愉悦难言，心存无限感激的。那两个小乳房已经挺起来，圆圆的，像两颗嫩生生的蓓蕾，毫无疑问，它们是结实而柔软的，如同尚未成熟的水果。

“我不知道我拉着手风琴在这儿陪着你们干什么？”有时候露西表

示歉意地说。我则对她说谎话：“你怎么这样想？有你跟我们一起，我们太高兴了，对吗，莉莉？”莉莉只是笑，眼睛里露出嘲弄的目光，并且高声说：“没错，因为……”

沿着帕尔多林荫道散步，走在枝繁叶茂的无花果树下，树上有无数的小鸟在啁啾歌唱，林荫道两旁是错落有致的低矮的小房子，在房子之间的花园和花坛上，身着浆过的白制服的保姆带着男女幼童在嬉戏。这是那个夏天的一个常规。由于露西跟在身边，我很难跟莉莉说自己喜欢说的话，话题只能涉及一些平淡无奇的事情：未来的种种计划，比如说，律师专业毕业后，我想找个外交官的差事去巴黎，因为在那儿，在巴黎，生活才叫生活，法国是个文化的国度；或者也许我去从政，帮一下这个可怜的秘鲁重新繁荣强盛起来，若是这样，就得推迟一下去欧洲的计划。那两个姑娘长大之后想成为什么人？想干什么事？露西是个有头脑的姑娘，她的目标很明确：“首先要上完学，然后谋一个好职位，也许到一家唱片店干活，那儿应该有各式各样的有趣的唱片。”如果能说服她们父母的话，莉莉想去一家旅行社或航空公司当一名空姐，那样就可以免费周游世界了；要么也许去做电影演员，但是她决不让拍穿比基尼的镜头。旅行，旅行，不断地旅行，周游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那是她最喜欢做的事。“哦，你至少已了解了两个国家：智利和秘鲁，你还能想什么！”我对她说，“跟我比比看，我连米拉弗洛雷斯都没出过。”

莉莉讲的智利圣地亚哥的事情让我提前看到了天堂。听她讲那些事情我是何地羡慕呀！那儿跟秘鲁这儿不同，街上没有穷人和叫花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父母都可以让他们在舞会上玩到黎明，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跳各种舞，从来不像在这儿见到的那样，老人们、妈妈们、婶婶姨妈们偷偷监视年轻人跳舞，如果发现他们出格，就